

荆轲刺秦的青铜匕首，在沉睡两千年后苏醒，
伴随其重生的还有嗜血的欲念……

青铜匕首

Qing Tong Bi Shou

韦大军◎著

一把千年匕首的重现，引发出了一件件让人匪夷所思的谜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青铜匕首

Qing Tong Bi Shou

韦大军◎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铜匕首 / 韦大军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 10

ISBN 978 - 7 - 5125 - 0115 - 7

I. ①青… II. ①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3769 号

青铜匕首

作 者 韦大军

责任编辑 艾 迪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6 开
25 印张 5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5 - 0115 - 7

定 价 32.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84257656

E-mail: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第一章

1

天刚擦亮，镇长被兵队长叫醒，劈面一个消息，酒劲飞散。

黑衣军七千兵马已兵临城下。

说来就来了？说来就来了！镇长起身更衣，慌乱中唠叨了二十多遍同样的话，每唠叨一回，兵队长都点一次头，出了门还在点，以至于惊慌失措的路人以为他在向谁打招呼。镇长心怀忐忑，跟随兵队长沿着靖镇的高墙朝门楼疾走。

一片片店铺门板紧闭，到处是守城兵混乱的身影。几个兵正为没吃上早饭骂大街。镇长停下脚步，好像是头一次留意到这些粗野的兵。他们的军服是青灰色的，破旧不堪，被磨砺得几乎看不出图案的帽徽轮廓模糊、颜色暗淡。那些装备简陋得令人生疑，数十支生锈的广西条子和快利步枪，配以熟铁大刀，刃部翻卷，能赶上木锯。一个兵吃力地拉动快利枪栓，发现口径和领取的子弹不通用。这种八毫米的子弹已经没有了，意味着十几支枪成了摆设。

真他妈的不吉利！兵队长骂了一句，从兜里抓出一把七点九二子弹，总共十四颗，数花生米似的分给几支广西条子。镇长看着，心里发毛，于是摸了摸怀里的信，庆幸它还在。兵队长随镇长登上城楼，听到烟雨朦胧的远方鼓声隆隆，不禁打了寒战。

下雨了，镇长感到一丝欣慰，认为这削弱了黑衣军攻城的势头。昨天，信使带回一封黑衣军司令游克文的亲笔信，或许称之为索要军饷粮食的清单更为准确。信上称，若不答应条件，黑衣军即刻攻城。镇长掂量着薄薄的一页纸，暗自想，只有答应，因为守城军的主力已经开拔到平原城，无论如何赶不回来了。

城楼上，兵队长端着瞭望筒，看了又看。“我的娘啊……”他重复了七八次，似乎念叨的次数越多越有安全感。

镇长表情肃穆，接过瞭望筒，独眼望去。

城外，蜿蜒的干河床里，黑压压一大片士兵身着黑色军服，持长枪、背大刀，正在整队。

镇长知晓，黑衣军的装备也好不到哪去，这支部队可能是靖国军序列中武器配置最差的，大刀骑兵队仍是其中的主攻力量。但这支武装的名声不可小觑。镇长更清楚，游克文乃土匪出身，以凶狠著称。民国二十四年，他率部脱离靖国军后，自封司令，连连拔城夺寨，锐不可当。去年林州沦陷，五百守城兵被他俘获，竟被悉数斩首，风声传出，令周边城镇不寒而栗。

“守得住？”镇长放下瞭望筒，悄声问兵队长。

兵队长下意识摇摆着脑袋，那姿势更像哆嗦。



镇长明白了，于是左顾右盼，像是在寻找什么。

兵队长眨眨眼，立即领会，指着一个兵命令道：“脱衣服。”

士兵领悟更快，刷地脱去军装，再脱下白色坎肩。

“挂上，开城门。”兵队长吩咐。

“开门？”衰老的声音来自镇长身后。长老撑着油布伞，面色苍白，正疑惑地看着士兵把白坎肩系在竹竿上。“这岂不是引狼入室？”他瞪着镇长和兵队长，浑身哆嗦，跺跺脚。

镇长解释道：“游克文已回信答应我，只要不抵抗、出足军饷，一切都好商量。”

“何不把钱粮送出城？”长老问。

“答应的条件里包括官兵进城，休整三天……”镇长伸出三个弯曲的手指头，锐气全无。

长老打断他说：“老鱼城比咱靖镇富裕，且无险可守，他黑衣军偏偏要绕过去，却要进驻这里，岂不居心叵测？”

镇长紧锁眉头，没琢磨明白。

一个十五岁大小的男孩从身边溜过，屁股上的大补丁格外醒目。他的锅盖头被雨水打湿，乱糟糟的像一捧荒草。

“石多哥吧那是？”镇长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定睛望去。

叫石多哥的男孩没理他，自顾自跑到城楼的一角，朝城下探脑袋，像观望赶集的人潮。

“喊你没听见？”镇长厉声道。

“大家都看，还不兴我看？”石多哥反驳。

“你看个屁！”镇长过去，拧着他的耳朵，“这都啥时候了，你不在家待着？别惹我告诉石老蔫，大耳光扇你！”

石多哥听到爹的名字，顿时泄了底气，撒腿跑下台阶，悻悻离开。

一面白坎肩升到杆子顶端，正好赶上风，像极了免战的旗帜。

几个兵抬起沉重的门闩，城门开了一半。

这时守城军的信使飞马回城，从湿漉漉的皮囊里抽出十万火急密函。镇长抖开信，一目十行，顿时满眼放光。“援兵已在路上！我们只需与黑衣军周旋三日，即可退敌。”他兴奋地抖动着信纸。

长老大喜，疾呼士兵快关城门。

城外，黑衣军一侧，亲兵赵二毛子凑近游克文的营帐，兴奋地报告：“司令，靖镇城挂白旗啦！但我瞧得细，是件白坎子……”

营帐里没回音。

被淋成落汤鸡似的黑衣兵们伸长了脖子往城楼上看，窃喜此仗不战而胜，悄声议论着城内的土特产，为烧酒是包谷酿的还是土豆酿的争论起来。

赵二毛子见帐篷里没反应，探头进去又缩回来。

帐内，游克文正对着一面小镜子发呆，听到外面的动静，便端正地戴上黑色军帽钻出来，瞟了一眼城楼上的白旗，见城门迟迟未开，面色阴沉地掏出怀表扫了一眼吩咐道：“发射信箭，限十分钟开门。”

一支捆绑着最后通牒的响箭划破雨空飞向城楼。

一袋烟的工夫过去，靖镇大门依然紧闭。

游克文面色铁青地揣起怀表，对等候发令的军官们吐出一声：“干。”那低沉的声音像是引燃了炸药，军官们像喝了鸡血，吼叫着发出号令。

几千支刺刀上枪，刹那间金属的摩擦声响成一片。荆棘树丛中，十几匹马在士兵狠力地抽打下，嘶鸣着在泥土里蹬蹄，拉出五辆巨大的弩车。几十名赤膊的壮汉搅动滑轮绳索，四米宽的大弓在咔咔作响中合成半月，铁头标枪捆绑着炸药筒被推进发射槽中。传令兵嘶哑的喉咙发出点火号令，火捻被点燃。

游克文举臂一挥，在半空划出一道黑色弯弧。

雨中，一杆标枪拖着尾烟呼啸着飞来，咣的一声刺中城楼上的木柱，一缕青烟飘散。炸药未燃。守城兵看傻了这种火器，嬉笑怒骂对手的原始。嘲讽中，一杆喷火标枪转瞬即到，当胸刺穿了兵队长，他张开双臂，带着笑容，被定成十字形。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一声巨响，兵队长被撕裂，一只断手握着毛瑟枪凌空飞舞。又一轮喷火的标枪刺中楼顶，爆炸四起，瓦砾飞溅。镇长和长老吓傻了，被众人拖下城楼，士兵们一哄而散。

城内，一座古色建筑在爆炸中轰然坍塌，学堂的牌子折断落地。石有书被震昏了，手握一本书，斜靠在断墙根。

“三哥！”石多哥抖落一头泥土，向石有书跑去。

2

因为没有像样的抵抗，靖镇很轻易地被黑衣军攻陷了。守城兵扔下武器，束手就降。

雨没有停的意思，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镇长在镇公所里歪坐着，手里拿着信使的字条呆若木鸡。方才，他又得到了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城外的消息，援军已在半道折返，那意味着靖镇被放弃了。

一排守城兵双手被捆绑着，低垂着脑袋，齐齐地跪在偌大的庭院广场上，任凭雨水抽打。黑衣军大刀队站在降兵背后，等待司令的指示。游克文骑着马悠然地踏进镇公所，押着被俘的残兵，向大刀队挥了挥手，像在跟谁打招呼。几十把大刀刷地落下，咔嚓嚓如同切瓜。躲在影壁墙后的两个警察惊恐地闭上眼睛。老警察是林工才，小警察是一溜烟。二人被游克文留下来，继续履行治安职责，也不知这份侥幸是喜是忧。

镇长的腿被打折了，黑衣兵把他从屋里拖出来，乌血在青石板上刷了一络。他睁开血红的眼睛看着游克文。

游克文微微一笑，语气平和，“三年前我人孤势单，在靖镇虎落平阳，你的兵不由分说就开枪，险些要了我的命，有这事没？”他弯下腰，放低声音，“这笔账你忘了，我可记得清。”

“起初哪知是您？”镇长恍惚中答道。

“这次答应好的事，你却临时变卦。哦，在等什么？”

镇长耻于回答。

游克文心痛地问：“你知道吗？我那些火药值多少大洋？你浪费了我多少子弹？”



“我加倍……赔……”镇长声音微弱，没有清晰的句子。

“免了。”游克文冲士兵摆了摆手。

士兵将粗麻绳套在镇长脖子上，把他拖向大院门口。那里竖立着高耸的木秋千。

“您走好。”游克文冲高悬蹬腿的镇长拱了拱手，转头对身边的军官低语：“完了事好好埋了，棺材钱算我的。”说罢拍马出院。

石多哥背着三哥石有书路过镇公所，冷不丁望到秋千上镇长的尸体，吓得目瞪口呆。

“好字。”游克文欣赏着镇公所的字匾，对身边的军官吩咐：“牌子摘下来，把这里改作……就叫兵部吧。”他转头看见石多哥正从身边跑过去，不由一愣。“嘿，你！”

石多哥停下，转身望着马上的游克文。

“你是谁？”游克文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凝神注视。

“我？”石多哥愣愣地环视左右。

赵二毛子举起木棍就要冲石多哥劈头砸去，被游克文喝住。游克文盯着石多哥，似乎在确认着什么，凶狠的目光转瞬消失。他微微一笑，摆了一下头，示意走人。

石多哥撒开腿，一溜小跑。

“老鱼叔，老鱼叔！”石多哥一脚踹开郎中家的院门，大喊道。

郎中老鱼打开半扇房门。

石多哥放下石有书。“快救救我三哥！他被震晕了。”

老鱼掰开石有书的眼睛看了看，啪的一耳光扇过去，拇指直捣人中。

石多哥惊讶地喊：“老鱼叔？这叫啥治法！”

石有书睁开眼睛，惊魂未定地看着他俩。

石多哥钦佩老鱼的绝技，突然瞥见他裤裆里露出半截枪柄，伸手一把抽出来，说：“火枪？你有这个？”

“别胡闹。”老鱼夺枪。

“借我用用，明早保证还！”石多哥把枪踹进怀里，撒腿就跑。

“狗日的浑娃，还给我！”老鱼气得一把撒开石有书，朝外追去。

3

靖镇始建于明代，和平逍遥了六百年，民团、守军、护城长官更迭多次，都不见战火，如今顷刻间就换了主，伴以血腥杀戮。人们还没反应过来，一面黑底白虎旗已经飘在城楼上了。不久，人们开始传言，不过三天，黑衣军准撤，即使援军不来，长矛会也不会坐视。

石多哥回家吃饭时把听到的传言讲给三哥和嫂子十四姑听，说得眉飞色舞时，被父亲石老鳘扇了一个大嘴巴。

“粥一稀就堵不住你的嘴了？这话你也敢传？那黑衣军要是知道老大、老二进过长矛会，不要了你的命！”

老鳘说的老大和老二是石家大哥和二哥，从小好打架，在靖镇是出了名的浑蛋。哥俩三年前结交了土匪首领二八爷，喝多了酒，一拍脑袋加入了长矛会。两年前，长矛会



与黑衣军为争夺商队打起来，老大、老二被子弹打成了马蜂窝。从此老大的媳妇十四姑就成了寡妇。石老蔫认为，唯有让老三、老四读书才能少惹祸端，于是节衣缩食，让哥俩在私塾穆识子家念书。石有书踏实，读书刻苦，深得穆识子喜爱，而石多哥骨子里顽劣，依然是个愣头青，闯祸不断，令父亲头疼。石老蔫动辄以耳光、棍子为家法，却改不了石多哥的天性。

石多哥挨了父亲一巴掌，紧握住别在裤裆里的火枪柄，想着天黑里的一鸣惊人。他下午路过戴老肥家见到云妹儿时吹过大话。

云妹儿是戴家的千金，和石多哥同岁，模样俊俏水灵，是靖镇的一朵花。靖镇的大户万福早就为儿子万金与戴老肥定了娃娃亲，但云妹儿偏偏看不上那个病瓜秧子。石多哥为了讨她欢喜，曾臭揍过万金少爷，为此而赔了钱的石老蔫，把石多哥吊在房梁上打折了一根棍子。但石多哥不长记性，继续为云妹儿马首是瞻。比他长两岁的石有书明白，这是闹心的结果。哥俩十五六了，都到了裤裆憋棍的年龄，心里开始揣着姑娘，只是石多哥在明面而石有书在暗里。两人的幻想有所不同，石有书惦记何时能和云妹儿拉拉手，可石多哥却憋着白枪进去红枪出来的主意。不幸的是，他俩喜欢的是一个人，却门楣不等，差得忒远。戴家乃靖镇首富，家产万贯，而石老蔫家靠刻石碑为生，寒酸透顶。

当黑衣军攻克了靖镇，家家一派恐慌时，石多哥跟云妹儿吹出一个大牛。

“你不信？不信等着瞧！”石多哥看着云妹儿吃惊的面孔，扬长而去。

傍晚的时候，他心里开始打鼓，想出十二种放弃的理由，最后一咬槽牙，决意豁出去了。

夜雨不停，兵部里的兵们在喝酒取暖。一个黑影赤脚从墙头跳下。

石多哥握着火枪，轻轻推开卧室门。

似睡非睡的游克文警觉地睁开眼睛，辨别动静。

石多哥用拇指勾开火枪枪冠，在黑暗里寻找床榻，不料火枪筒被一只大手抓住，脚下腾空，被按在床上。游克文刷地划亮火柴，随即点亮马灯。

“你？”游克文愣住。

石多哥惊恐地瞪着游克文，不眨眼睛。

“你……还记得我吗？”游克文露出一丝笑容。

石多哥下意识摇头。

游克文一把将他拽起，按到椅子上，提示道：“两年前……忘了？”

石多哥费劲地想。

“你干吗来了？”游克文阴笑道。

石多哥蒙蒙地答不出来。

“回吧，回去想想，想起来，再来。我这回来了，就不走了。”游克文松开手。

石多哥倏然站起，朝门外跑。

“哎，”游克文把火枪扔给他，“你会用枪吗？”

石多哥接住枪，不知如何作答，突然被一支毛瑟枪口顶住脖子。

“狗日的，你是谁？怎么进来的！”亲兵赵二毛子紧张得脸涨得铁青。

游克文喝道：“赵二毛子，他是客人……送他出去。”

赵二毛子困惑地带着石多哥走出大门。

“唉！小鸡巴崽子，你叫啥？”赵二毛子盯着他问。

石多哥跑出几步，回过头，道：“比你大！”喊罢撒腿就跑。

石多哥在石头巷里喘着气。刚才的一幕令他始料不及，一个横空出世的靖镇大英雄一瞬间变成了窝囊废。他不解，自己怎么会被匪首抓住，又轻易被放了呢？那游克文怎么会认识自己，难道是见到鬼了？

他被雨水浇成落汤鸡，路经郎中家门时，取出湿漉漉的火枪，嗖地扔进院子里，然后蹑手蹑脚回到家，脱了衣，擦干头上的水，猫一般钻进被窝，打着哆嗦。

“你去哪了？”石有书一觉醒来。

“撒了泡尿。”石多哥心神不定地躺着，睁着眼睛念叨着：“谁呀？两年前？”

两年前的石多哥提着半壶酒，在黑暗的小巷里疾步走，被一声枪响吓着。

一匹黑马从身边蹿过去，哗啦栽下一个人。那人就地滚到黑暗处，冲他嘘了一声：“小子，过来。”

石多哥走过去，定睛一看，那汉子满脸泥浆，胳膊淌着血，滴在石板上。

黑衣汉盯着石多哥悄声问：“壶里是酒吗？”

石多哥点点头。

“借我用品？”黑衣汉的声音带几分哀求。

石多哥迟疑片刻，打开瓶塞子。

黑衣人撕开袖子，露出伤口，带着命令的语气说：“浇上去。”

石多哥战战兢兢地把酒浇在他伤口上。

黑衣汉的脸部抽搐起来，手指头挖进肉里，抠出一颗弹头，再扯断一条布说：“给我捆上。”

石多哥震惊地看着他，哆嗦地问：“你是谁？”

“不是谁。”黑衣汉接过酒瓶，将剩余的酒全部倒在伤口上。

石多哥闭上眼睛，把布条捆扎好。

黑衣人把空瓶子递给他：“你叫什么？”

“石多哥。”

黑衣汉抓住石多哥的肩膀用力捏了捏，站起身，刷地抽出一支枪，匆匆离去。

躺在床上的石多哥大吃一惊，失声道：“是他？”摇晃着石有书：“三哥！”

石有书醒来：“怎么了？”

“我认得那个游司令！”

“胡扯，快睡吧。”石有书扭头睡去。

石多哥兴奋得睡不着，忽听院里有响动，起身扒着窗缝朝外看。

父亲石老蔫手持铁锹，蹑手蹑脚出了院门。

石多哥疑惑，回头轻声喊：“三哥，三哥？”

“别吵闹，睡觉！”石有书翻了个身。

半夜三更的，爹干啥去了？石多哥想着，睡着了。

4

靖镇恢复了平静，街面上的营生照常。只是那些身着黑色军服的兵时时提醒着人们，这支部队并非休整三天，他们安营扎寨了。

兵部门口各立一个卫兵，一人持枪，一人拄棍子。从院门到游克文的司令室原本是一条通透的木质回廊，现在两边砌上砖，形成一条幽暗的过道。外人要是拜见他，必然要经过这隧道般不知深浅的过程。这是游克文刻意营造的效果。他喜欢自己设计许多东西：黑色的军服，不戴领徽；黑色的军旗，白色虎头；尽管是一支比土匪装备稍强的部队，却纪律森严，军令是钉下的钉子，没有人敢顶撞他半句。

游克文喝着茶，长筒马靴跷在乌木桌上。

老警察林工才站在一边，戴上老花镜，翻开一个小而破的本子，一板一眼念叨着：“靖镇，451户，2298口人，商户212家，农户，141家，工户……”

“你抓过的人里面有多少是盗墓的？”游克文冷不丁打断他。

“啊？盗墓的？”林工才被问蒙了。

游克文吹了吹盖碗里的茶叶末。

林工才合上本子。“没有。”

“你这破警察是怎么当的？”

“我听说过以前有，但不知是谁。如果有，我一定查办他！”

游克文轻蔑地看着他：“就你那两支破枪？我问你，靖镇的富户都有谁？”

林工才支吾道：“要说富户嘛，这一片少，老城区里……戴老肥家、万福家、弘应天家、长老家、老机家也沾个边……”

“他们是怎么发财的？”游克文问。

“嗯？”林工才纳闷。

游克文放下茶碗，一字一句地说：“别怕，现在和平了，从今往后，靖镇归我来保护，警察所的职责继续履行。去，张贴告示，让百姓放宽心，一切照常。”

林工才点头欲走。

“谁让你走了？”

林工才急转身回位。

“镇里有个叫石多哥的吗？”游克文问。

“啊？有，有，一个毛孩子。”林工才答。

“他家怎么样？”

“他家？穷。”

“穷？”

“穷死了！”林工才抹了一把汗。

游克文补充道：“把你刚才报的那几位大户都叫来，就说我请他们喝酒。”

“啊？喝酒？”林工才一激灵。

游克文也斜了他一眼，不再废话。



林工才抽身而退，走在黑过道里心想，我这饭碗是保住了，但差事不好当，那戴老肥等若知道是我提供了大户线索不戳穿了咱的脊梁骨不算完呀。

小警察一溜烟在门口等来林工才，悄声问：“咋着？”

林工才悄声道：“完了，司令啥人都知道，就连石多哥那土孩儿都清楚……看来，蒙事易，蒙司令难！”

“妈呀，那咋办？”一溜烟哭丧个脸。

林工才朝前走着，好像没在听一溜烟的问话，自个皱着眉头琢磨着什么，突然停下脚步，转头问：“司令为啥问……盗墓呢？”

5

太阳高照，戴老肥一家老小此时正候在门口，迎接石老蔫刻成的一块大碑。

石多哥和石有书吃力地将大石碑抬进院子里。戴家人围拢上去，悄声议论。戴老肥的爹被丫鬟搀扶出屋，不住地咳嗽，看来快不行了。石老蔫觉得忐忑，搓着一双糙手等待评判。

戴老肥掀开粗布，一块青灰岩镇墓碑赫然在目，文字端庄、文饰繁复。他抚摸着碑，赞叹道：“这是穆先生的字！呀，这刀法、这纹饰！”转过头，冲着身后歪斜的病老头：“爹，您快来看！”

歪老头被两个使唤丫头架着，颤颤巍巍地凑近石碑，上下左右细端详，眼中渐渐放出光，周身为之一振，犹如回光返照，嘶哑的嗓子吐出四个字：“天下一绝！”

戴老肥一把抓住石老蔫的手，激动地说：“名不虚传，老蔫啊多亏了你！不然我爹死不瞑目哩！”回头冲众人挥手：“大家还愣着干啥？沏茶，上点心！”

戴家人呼啦啦忙起来。

石老蔫如释重负，急忙说：“不了，不了，不客气。”

兄弟俩用毛刷清理着石碑上的土，故意放慢动作，眼睛往二院里瞟。

云妹儿身着碎花衣裤，脚蹬绣花布鞋从里院走出来。

戴老肥说：“老蔫，这块镇墓碑，入了土就见不到了，不如再拓几张纸，好留个纪念，你看行不？”

云妹儿瞟了一眼兄弟俩，对戴老肥说：“拓字这活很好看，不如就在这里拓。爹，您说呢？”

戴老肥看石老蔫，石老蔫说：“那好说，这活叫老三、老四干就成，哥俩拓字的手艺大有长进。”斜了他俩一眼，“你俩谁来拓？”

“爹，我来吧！”石多哥一步挡住石有书。

石有书将他拨拉开：“多哥，你还差一点，爹，由我来。”

戴老肥左右看着问：“哦，俩后生争着做活，不读书了？”

石老蔫道：“学堂都没了还读啥，再说年纪都不小了，不干活吃啥嘛。”故意白了俩儿子一眼，“这活没钱，你俩争啥嘛，先回吧。”

云妹儿问：“为啥没钱？爹，您说呢？”

戴老肥当着众人的面，反而不好意思了。“噢噢噢，好说嘛。”

云妹儿又说：“我看，这活，就让多哥干，人家有书还要读书呢。”



石老蔫冲哥俩摆手。“你俩回去。”

石多哥和石有书不舍地离开。

哥俩走在石头巷里。石有书抱怨道：“人家云妹儿是偏向我，你争个啥？这活，还得是我去，你不行。”

石多哥几步拦住他：“呦呦呦！云妹儿刚才是咋说的？”

“多哥，这事你不懂。”

“我不懂？我昨晚做梦和云妹儿成了亲！”

“你那梦，切！”石有书撇撇嘴，自顾自朝前走，“云妹儿家和万福家早就盘了亲，就算是万金那小子回不来了，也轮不上你呀。”

石多哥追上去：“万金留洋在外，一准是娶了洋媳妇儿，靖镇能让云妹儿瞧上眼的，也就是咱哥俩了，嘿嘿！”

石有书一脸严肃地问：“呀？那你说，除了万金，云妹儿能看中咱俩谁？总不能都看上吧，是不是？你说，论模样我不比你差，论学识就不用说了吧？学堂里谁不服我石有书？人家穆先生也不打算再教你，这事云妹儿都知道。要不这样吧，咱俩抓阄，谁赢了谁去她家拓！”他掏出一文小铜钱，“我要正面。”

“抓就抓！”

石有书将铜钱抛起，铜钱落在石板路上，跳动、翻滚。两人凑过去。

“哈哈！”石多哥乐了。

石有书有点意外：“再来一次吧？”

石多哥一把将铜钱抓起：“落地生根，不能反悔！”转身便跑。

石有书急了，喊：“嘿！那文钱可是我的！”

“归我了！买一片驴肉吃！”石多哥头也不回地跑了。

石有书拼命追：“多哥！你你你……”

一个货郎经过，叫住他：“石老三，还不快去酒馆看看你嫂子？”

“我嫂子怎么啦？”石有书停下脚步。

挑担人挤挤眼：“费大脚喝高了，欺负十四姑哩！”

石有书愣了愣，见石多哥不见了，自己赶紧朝另一条巷子跑去。

石多哥跑回自家院子，翻腾着拓字用的工具。

石老蔫凿着石碑，余光里发现儿子翻出一把崭新的拓字朴子，顿时心疼：“哎，别拿新的。”

“新的好用。”石多哥把朴子往包里装。

“旧的还能使！”

“抠门！”

石老蔫急了：“你个败家子，用旧的，听见没？”

石多哥把朴子放回原处，碰倒了一把铁铲，想起什么，走过去问：“爹，问您个事。”

石老蔫没理他，继续凿石头。

“昨夜里……您出去干啥了？”

石老鳇怔住，一锤子打偏了，看着儿子说：“哪都没去。”

“嘿？您分明是出去了，三更天，对不对？”

石老鳇停下手中的活，颇为紧张地问：“你咋知道？”

“我看见了。”

石老鳇越发严肃：“看见啥了？”

“您不是拎着铲子出去了？”石多哥指着铲子。

“胡扯，”石老鳇观察着儿子的眼神，“你做梦，梦糊涂了吧？！”

石多哥绕到爹的正面蹲下：“咦？这可怪了，我分明看见您……”

院门哗啦一响，十四姑拎着酒壶回来了，怒气冲冲地往厨房走。

石多哥问：“怎么了，嫂子？”

十四姑委屈地唠叨着：“打个酒也不得安生，那烧砖的费大脚也敢对我动手脚了，这要是老大还活着，不把他手剥下来才叫怪，要是老二还在，不跟他玩命不算完！”

石多哥火了，啪地扔下工具往院门跑：“他妈的我还在呢！”

石老鳇追上去，一把抓住他，劈头就是一巴掌。“又去惹事？惹出瘾了你？嫌老子赔得还不够？还不够？！”又是一巴掌。

门又一响，石有书青黑着眼睛走进来。

石老鳇纳闷，问：“有书，你又是咋了？”

石有书低着头，嘟囔着：“没事，不小心撞到树上。”

石老鳇骂：“眼睛瞎了你？撞到树上！”

十四姑掰着石有书脑袋看。“让我瞧瞧……呀？这不是被谁打的吧！”

石有书羞涩地拨拉开十四姑的手，自顾自朝屋里走。

石多哥凑过去，悄声问：“三哥？谁？谁打的？”

“费……费大脚。”

石多哥压低嗓子：“人呢？”

十四姑嫁到石家前，在邻乡也是出了名的美人胚子。她在家排行老四，在平辈的家族中按年龄排到十，所以被称做十四姑，叫着上口。石老鳇的大儿石有金到了娶亲的年龄却挑剔得厉害，十里八乡的闺女全然不放在眼里，唯独见到丰胸宽臀的十四姑眼冒绿光，恨不得折一条腿的心都有，发誓非十四姑不娶，为此石老鳇倾其积蓄，为大儿办了婚事。

石老鳇指望健壮的十四姑多生后代，子孙满堂，不料老大石有金和老二石有银脑袋一热投了长矛会，与黑衣军交火中被乱枪打死。

十四姑守寡后安心在石家打理家务，承担起半个娘的作用。镇上没娶上媳妇的光棍汉开始坐不住了，眼巴巴盯着一块肥肉流口水。十四姑领教过石有金的剽悍，对男人了如指掌。她天性直爽，说话不绕弯，一双火辣的眼睛引得汉子们时有错觉。但她行得直做得正，从不为外人所动，也骂跑了不少媒人。

老马叔在靖镇开的酒馆名字就叫酒馆，面积不大，位置却好，把在四岔路口，来往吃客多，每日生意兴隆，过去是马匪能人摆阔的地方。

此时，费大脚凸眼迷离，正和几个二混子划拳喝酒：“七个雀、八匹马呀……”



石多哥破门而入，一脚将费大脚踹翻，紧接着就是一拳。费大脚醒过梦来，腾地跳起来，一个脚绊子将石多哥撂翻。“你娘的来找死?!”他睁大了眼睛骂道。

石多哥狠力扑去，被费大脚抱住，两人厮打，满地翻滚，直滚到柜台边的酒缸边。老马叔护着酒缸大喊着：“出去打，出去打，别毁了我的店!”

费大脚劲大，一发力将石多哥的脑袋按进酒缸里。石多哥连呛好几口，挣脱开，转了几圈，扑进厨房，一把抄起菜刀冲出去，对着费大脚凭空剁去。费大脚闪开，见石多哥要玩命，仓皇逃跑。伙计、二混一拥而上按住石多哥，夺下菜刀。石多哥的脑袋被按在菜盘里，叫嚷着：“费大脚!我跟你不算完，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非毁了你的砖窑不可!”

石多哥被灌了一肚子酒，被人架回家，扔在床上，死一般睡去。石老蔫陪了酒钱，憋着劲等石多哥醒来。

一顿暴揍在所难免，不成想这小子一睡就直奔太阳西垂。

“你就睡吧，明天上午再收拾!”石老蔫扔下棍子，回屋睡了。

半夜，石多哥酒醒，见石有书沉睡，自己起身溜出屋，走进厨房，抓起一把破菜刀揣进怀里，朝父亲屋望了一眼，蹑脚出门，却发现院门没锁。这么晚了，爹又出去了不成?他感到纳闷，返身走近父亲屋，打开门见炕上是空的。

爹最近天一黑就出去，咋跟野猫似的?他心中嘀咕着，走出院子。

城外的杂树林。猫头鹰瞪圆了眼看着一个老头倒栽葱钻进锅口大的地洞。

石老蔫划着火柴，闪动的光照亮了一个古代窖藏，若干件器物覆盖着厚厚的尘土。他用手指在一件刀形器上一刮，露出青铜的肌理。

夜空，朦胧的云团急剧收缩，一声惊雷响彻长空。

石老蔫井底看天，震惊于夜空的云象。他双手哆嗦，将一支青铜匕首裹上黑布，揣进怀里，鼻子被灰尘一呛，忍不住一连打了三个喷嚏。

石多哥持刀来到费大脚的砖窑，从一个通风孔向里窥视，不由一惊。

砖窑里，一个蒙面人正在地洞前拽着绳子，稍后抓住一双脚，施尽全力拉出一个人。那人满头满身是泥土，几近窒息。蒙面人拍打着土人的脸，轻声唤：“大脚，大脚?出啥事了?你醒醒!”

费大脚的脸变了形，显然是被吓坏了。“里面……有人!”他睁开眼道。

“可不是有人嘛，要是没人，咱这是忙啥呢?”

费大脚吐了一口泥，突然大声道：“是活人!在里面咳嗽、打喷嚏!我的妈呀……”

蒙面人朝洞口里看：“怎么会?诈尸不成?”

费大脚惊恐未定地重复着：“打喷嚏、打喷嚏、打喷嚏，一连仨，真真的……”

蒙面人一屁股坐在地上，结巴道：“见……见到鬼了?”

费大脚跳起来，浑身哆嗦，惊恐地喊：“不干了!谁敢干谁干!老子不干了!”

“别叫嚷!要镇静,”蒙面人抓起半瓶酒,“来,喝点酒,稳稳神!”

费大脚一把抓住酒瓶,咕咚咕咚喝起来。

蒙面人低沉地说:“大脚,你没事吧?看把你吓的,尿样!我可告诉你,这事不许

声张出去，不然你我都没命！”

费大脚扔掉酒瓶转身要跑，被蒙面人一把抓住。费大脚回身一爪，蒙面人捂住手臂，一声惨叫。费大脚长嘶着从另一出风口钻出，像一条吓疯的野狗消失在土垣后。

石多哥被这一幕着实惊住，想跟上费大脚看个究竟，但追出很远也没发现其身影。他在石头巷子转弯时，菜刀滑落在地，但并未觉得，直到溜进自家院子，一摸怀里，才发现菜刀没了。

“你忙叨什么呢？”石有书醒来。

石多哥悄声道：“三哥，我告诉你一件事……”

杂树林里，石老蔫将洞口精心掩盖，捂住怀，回到城里，小心走着，路经石头巷，见到地上的破菜刀，认出是自家的，颇为纳闷。他轻手轻脚回到家，不吭不哈地将破菜刀放回厨房。

哥俩屋里，石有书揉揉眼睛说：“你喝多了。”

“你不信，明天起个早，我带你去砖窑看看！”石多哥说。

“切，”石有书不信他说的话，重新钻进被窝，“睡吧。”

石多哥掀开被子，跳下床。

石有书问：“又去哪？”

“撒泡尿。”

石多哥在墙根撒尿，忽然见父亲屋的窗里有灯光，觉得纳闷，猫一般地走过去，透过窗纸上的小眼，窥视爹的房间，倏然睁大眼睛。

油灯下，石老蔫对着桌子咕咚一声跪下了，一连叩了三个头，转身舀了一碗凉水，一饮而尽，定了定神。他借着微弱的火光，拿起青铜匕首，仔细端详。抖动的光将石老蔫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那影子变化扭曲，舞动起来。石老蔫将匕首小心放下，取出拓纸、棕刷、拓子、朴子、白汾水、尺子、剪刀和墨碗，将匕首着上墨，涂均，覆上纸，拓平，张开，动作连贯娴熟，从容不迫。待做完后，用水洗净，翻出一块黑布，将青铜匕首包上，细听外面动静。

石多哥回到屋里，钻进被窝，浑身发抖。

石有书醒了，迷糊着眼睛问：“撒尿这么久？”

石多哥没吭声。

“怎么了？”石有书觉得石多哥很反常，探过身问。

“三哥，咱爹……”石多哥掀开被子角，直直地看着石有书。

“什么？”

“他带回来一件稀罕的宝器。”

“什么宝器？”

石多哥比画道：“铜的，一把刀！”

石有书愕然：“啊？”

石多哥示意他轻声。

“在他屋里？”

“真真的。”

石有书趴在窗户上，看到外面漆黑一片，转回身问：“爹从哪弄来的？”

石多哥摇头。

石有书呆呆地看着他：“你看岔眼了吧？”

石多哥瞪大眼睛。“没走眼！”

“真的假的？睡觉吧。”石有书怀疑地看着他。

黑暗中，石多哥又叫：“三哥？”

“嗯。”石有书已经半睡。

“爹那东西是不是偷的？”

“胡扯什么你！”

石多哥推他。“费大脚砖窑挖地道的事你也不信？”

“看了才知道。”石有书拉了拉被子提醒道，“你消停点吧，明天一早还有一顿打呢！”

第二天一早，石老蔫往怀里别进一张纸，走出自己屋，抠了抠耳朵。十四姑拎着破菜刀从厨房探出头问：“爹，出去呀？”

石老蔫继续抠耳朵：“嗯，办点事。唉？多哥呢？！”

十四姑紧张地说：“一早就出去了，去穆先生家了吧，怕您揍他。您……耳朵怎么啦？”

“里面总是吱吱叫。”

“那是上火哩，啥时候开始的？”

石老蔫抖抖脑袋：“昨晚……奇怪。多哥回来后叫他给我去打点酒，娘的，老子得让他通通气。唉？这菜刀……昨晚出去过？”他突然盯住菜刀。

十四姑看着菜刀：“嗯？它能出去？”

石老蔫疑惑地看着十四姑眨眨眼。

十四姑笑道：“这菜刀咋啦？”

“没啥，没啥……”石老蔫抠着耳朵走出门。

石多哥和石有书来到空荡荡的砖窑，竟没发现昨夜看到的地道入口。石多哥自语：“怪了，洞口怎么没了？”

石有书站他身后哧哧笑。

石多哥回头问：“笑什么？”

“走吧。”

“分明是有，我看得真真的，他当时……”石多哥来回寻找。

石有书没了耐心。“走吧。”

石多哥解释道：“我当时揣着咱家的菜刀，后来丢在半道了，不信咱俩去找？”

石多哥和石有书回到家，见十四姑正用那把菜刀劈柴火。石有书瞥了石多哥一眼，得意地问：“是这把吗？”

石多哥看得纳闷。“是……唉！咋会在这？”



十四姑问：“你俩说啥？”

“嫂子，这刀，你是从哪拿的？”石有书问。

十四姑愣：“从这灶火拿的，这刀咋啦？”

石有书笑着走回自己屋。

石多哥挠着脑袋，实在不解：“怪了……太怪了。”

十四姑笑道：“多哥，你是喝糊涂了，去，给爹打三两酒去，放心，他打你，我拦着。”

“爹呢？”石多哥看着父亲的屋门怯生生问。

“出去了。听见没，去酒馆打酒。”

石多哥想起什么，盯着她：“你不敢去？”

“我怕啥？”

“怕费大脚呗。”

十四姑火了：“他算个屁！再敢动我，扇死他！”

“那你扇死他吧，我和三哥还要商量学堂的事。”

“行行行，你们都累我。算了，累就累，学堂的事是大事。”十四姑抓起酒壶出院门。

石多哥见十四姑出了门，转头悄声喊：“三哥，三哥！”

石有书从屋里出来。

石多哥冲着父亲屋使眼色：“快，找那把铜刀子。”

哥俩走进父亲屋，四下搜寻，不见匕首踪迹。

“切，”石有书笑笑说，“多哥，我知道了，你昨晚是在做梦，哦不，是梦游，知道什么是梦游吗？”

“梦游？我？”

石有书走出父亲房门说：“别闹了，我还要去穆先生家呢，你想读书的事我会跟他说的。我看你还是温温书吧，免得见了面，穆先生骂你。那样的话，爹揍你也没人拦着了。”

石多哥骂：“梦游个屁！”他盯住床头上加了锁的木箱子，开始在被褥下摸索，抓到一把钥匙捅开锁，从箱子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黑布包，揭开。

青铜匕首如呼吸般泛起幽蓝的寒光。

天色遽然暗淡下来。

他凝神着匕首，感到周身的血液开始发烫。

一个念头控制了他：对云妹儿吹的牛没兑现，这把神器岂不是更好？

他用黑布将匕首重新包裹住，揣进怀里，上好锁，钥匙塞回原位，匆匆出屋。

6

石老蔫坐在戴老肥家的厅堂里，眼巴巴地看着戴老肥数着铜板。戴老肥来来回回数了又数，最后一枚一枚放在石老蔫手里：“这是石碑钱，一、二、三、四……怎么样？不咬手吧？”

石老蔫五指合拢，握紧铜板：“嘿嘿，是是，不咬手、不咬手。”他将铜板用布裹好，揣进怀里，犹豫片刻说，“我这有样东西，想给你看看。你若喜欢，价钱好说。”